



## 走进缘缘堂

□陆恺



若说我有男神，丰子恺可以排第一。喜欢他有诸多原因，我介绍一个，他就是丰子恺的那个“恺”，每每自我介绍，我总是说上这句。自然，这是喜欢丰子恺的一个原因。其二，他懂音乐，我也喜欢音乐。其三，他会画画，我也喜欢漫画。其四，他会写字，文笔纯真有趣味。其五，他有童心，会没大没小和孩子们打成一片。其六，他长得也帅……总之，他聚集在我的审美点上。

丰子恺是桐乡石门镇人。石门镇又称杭白菊之乡，也是良渚文化的遗址之一。去缘缘堂故居时，经过“子恺西路”，我停下脚步拍了路牌，这是条以丰子恺命名的路，足见桐乡多以他为荣。

缘缘堂故居紧邻丰子恺漫画馆，我的参观路线是由漫画馆至缘缘堂。漫画馆里循环播放着李叔同的《送别》歌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一时思潮起伏，眼泪差点流下来。李叔同做过丰子恺的老师，两人亦师亦友，交出一份感天泣地的《护生画集》，情深意切，令人无限神往。

徜徉漫画馆，许多熟悉的画作呈现眼前，亦有一些未曾见过的。丰老的画，纯粹、天真、烂漫、无邪，尽是美好。看到《春雨》那幅两小无猜的画，我就情不自禁代入自己，感怀良久。（丫头四岁）是朱自清委托丰子恺画的，画里的丫头，正是朱自清的女儿。点睛之笔是两颊的两朵红晕，一个半羞半俏的丫头形象就活灵活现了。馆里还陈列了一张丰老的代笔之作。如同任何一个疼爱孩子的长辈，丰老也会偷偷帮孩子代笔，完成外孙女的艺术课作业。

最大惊喜是我竟看到了“杨柳燕子自鸣钟”。大约四五年前的一个春夜，拜读了丰子恺的散文《闲居》，一时感慨，在闺蜜群里贴了文中的一段话：“有一次我闲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曾经对自鸣钟寻了一回开心……拿油画颜料把它的脸皮涂成天蓝色，在上面画几根绿的杨柳枝，又用硬的黑纸剪成两只飞燕，用糨糊粘在两只针的尖头上。这样一来，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逐在杨柳中间的一幅圆额的油画了。”那时我对闺蜜说：“丰子恺真会玩啊！我好想看一看这只自鸣钟画成了啥样。”没想到，心愿竟然在丰子恺漫画馆里得以实现。

正如文中所写，展柜里陈列的那只自鸣钟，钟面被涂成了天蓝色，画上了绿色的杨柳枝，还有两只黑纸剪成的飞燕。自鸣钟上的时间定格在二十四点四十九分，此时画的构图非常妥帖，两只飞燕恰在稍偏的位置，而且追随在一块，画面就保住均衡了。

想起我家墙上也挂有一只老自鸣钟，哪天不妨COPY丰子恺的创意，把白色的钟面变成油画，让老钟焕发出新模样，应该挺有趣的吧。又想，平时多读书多积累还是有用的。若是之前没有读过《闲居》，大概率就会走马观花匆匆而过，那将体会不到百感交集的惊喜。

丰子恺一生移居过许多地方，上虞春晖中学“小杨柳屋”，遵义“星汉楼”，重庆“沙坪小屋”，上海“日月楼”，但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石门“缘缘堂”。居住在缘缘堂的五年时光，是丰子恺创作的黄金时期。必是在此过得十分舒心惬意，才有闲情逸致理首钟情的事业。

缘缘堂故居始建于1932年，1937年末被侵华日军炸毁，1984年于原址按原貌重建。重建后的缘缘堂仍为砖木结构，高大、轩敞、雅洁、幽静，展示了一些老家具及丰子恺用过的老物件。院落墙角种植了数株芭蕉。厅堂正中悬挂着马一浮先生题写的堂额“缘缘堂”三字。想起丰老在《辞缘缘堂》里所写曾经在此度过和平幸福的五年光景，后因逃难而无奈辞别，从此物是人非，令人唏嘘惆怅。

二月末的江南，正值雨水时节，烟雨蒙蒙，江南水乡的诗情意境跃然眼前。离开缘缘堂故居后，我信步走上故居门外的古桥“水场桥”，石桥上也镌刻着子恺先生的漫画。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临河而居亦是我的梦想。河边那条路名叫“后河路”。我又拍下路牌，算是一种首尾呼应吧。

距缘缘堂故居车程9分钟，桐乡石门镇墅丰村，还有处“子恺漫画村”，这是一个以“子恺漫画”为主题打造的新农村样板村。民居、配电箱、垃圾桶……四处可见子恺漫画。村里还有子恺餐厅、子恺画室、子恺书屋……人少，空气清新，还有泥土的芬芳，是个散步的好场所。倘若春夏季节，繁花盛开，蔷薇葳蕤，景色必定更怡人。

丰子恺拥有多枚标签，画家、音乐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……我最喜欢他的这个头衔——儿童崇拜者。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，只有孩子才是真正的“人”，才值得大家去崇拜。他最欣赏八指头陀的一首诗：“吾爱童子身，莲花不染尘。骂之唯解笑，打亦不生嗔。对境心常定，逢人语自新。可慨年既长，物欲蔽天真。”他疼爱孩子，写孩子、画孩子，在成人世界的浮躁环境中，始终保持纯粹。这是我喜欢子恺漫画的主要缘由。

## 《在水边》，再相见

□彭伟

《在水边》是女作家黄蓓佳的旧著。她是如皋人。作为同乡人，入藏《在水边》，我还未阅读，只看书名，已然亲切。“皋”为水边高地，如皋旧名雒水。黄蓓佳年轻时，下放如皋皋南乡的一座小岛——长青沙。那里，四周环水。在水边，听着隆隆浪涛，望着苍苍蒹葭，黄蓓佳克服重重困境，尝试写作发表，后又考入北京大学。水中小岛，成为黄蓓佳人生苦难的终点，攀登文学象牙塔的起点。黄蓓佳的故乡故事及书中所写，《在水边》装帧者大概有所了解，才绘出十分切题的封面画：一个剪着刘海的少女头像，双眼迷茫，双唇紧抿。头像下方绘有江滩，滩上一个小小的少女背影画像——她手里提着鞋子，脚边绘有数个黑点，仿佛她的倒影抑或足迹，寓意着著者的水边旧事。

翻阅《在水边》，除去黄宗英的序言《佳蓓初绽贺佳蓓》，还录有《夏天最后一朵玫瑰》《黄昏，有一个小院》《葡萄熟了》《小站》《去年冬天在郊外》等14部中短篇小说。书名取自其中一篇同名作品《在水边》，这部作品仍可划入“伤痕文学”的范畴。故事讲述大学中，一位一起插队的同乡发表了一部小说，描写了一位不择手段的女知青，为了上大学先挤掉他人，后被挤掉的故事。女主人公“我”，被误解为那个女知青的人物原型，由此受到困扰，于迷迷糊糊中感觉在水边走，单薄的身影任凭浪花冲刷，直至整个人被卷走。大学生活已经离开故乡，只是那篇惹祸的小说源自同乡插队人。相比《在

水边》，书末《终曲》的创作背景，更为贴近故乡，讲述了“我”与哥哥插队江边公社前后的故事。“我”作为哥哥爱情故事的旁观者，见证了他凄美的爱情故事。《终曲》成功塑造了特殊年代中善良的人物形象：情感真挚、平凡可爱。痴迷情节之余，文中“天井中的枇杷”“河滩上的花生”“巷子里的民歌”……就像一张张旧照，令笔者眼前浮现出儿时的故园光景。

浓浓故乡情，悠悠印我心。我的那册《在水边》一直保存如新。此书属“萌芽丛书”之一，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十四年前，我从网上见到此书——著者签名本！我素有搜集女作家签名本的习惯，何况还是同乡女作家，我当即拍下。书中扉页有作者墨迹：“文玉兄存念，黄蓓佳，85.2.28。”“文玉兄”是谁？困扰我多年。直到近日黄蓓佳受到如皋市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邀请，返回如皋举行阅读讲座，我经季健及如皋市新华书店书友帮助，于志颐小学初识这位女作家。她告知我“文玉兄”正是泰兴人秦文玉，他在前途一片光明时，不幸遭受火车巨大颠簸，头部被撞，经抢救无效离世。黄蓓佳的回忆是可靠的。秦文玉毕业于泰兴中学、南京师范大学，离世前已任西藏作协副主席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等职。

秦文玉可谓黄蓓佳的老友。她在黄蓓佳33岁时，为她写下一篇评传，录入《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》。据此，两人迟至相

## 张学良和《万有文库》

□黄辉

库函件摄影，志之为向学者功。

下面是张学良手迹原件影印，这里笔者录入如下：

张学良致商务印书馆函：敝人拟定万有文库，请将样本交去价带回。再：该书皮（封）面一定（原文“定”加单人旁）是纸的，敝人拟特定布皮，皮角，另照加用费，能否如此办法，或请商诸总馆，敝人特别装订用敝人（族记）印上图张字（双行小字）如能照办，敝人再给装订样子及颜色发

商务印书馆

张学良印

略加一点说明：作者炯炯，是钱芥尘的笔名。去价，是指张学良为此事派出去的办事人。张学良知道《万有文库》本的封面是纸制的，所以他要特别为他制成布或皮的，再包皮角，可以另外加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还要在每本书上印上自己的族徽。然后，他说如果商务印书馆总馆同意，那么，再把具体的装订样子和颜色，发给你们。

当年，虽然已经东北易帜，张学良地位崇高，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还不脱花花公子的印象，如今他忽然要买全套《万有文库》，难怪这个署名“炯炯”的要拿他和曲园老人俞樾相提并论了，虽然未免比拟不伦。于是，张丹笈写了一首带点戏谑调的五古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说张学良著书不足比俞樾，但功业胜过曲园，假以时日，焉知

见于1972年。那年冬天，南京艺术学院到泰兴招生。黄蓓佳时为考生，于泰兴公园参加面试。秦文玉出于好奇，便随着毛家瑞老师（黄蓓佳父亲）前去考场看热闹。那天，黄蓓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：黄蓓佳还是一名高中生，身着一件夹有红条的小棉袄，脖子上还套着口罩带子。她大大方方地唱起一支湖南民歌《浏阳河》，又进行了朗诵表演——《狼和小羊》。黄蓓佳表演很成功，考官满意。不过由于其他原因，她未能走进南艺的大门。命运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，也给你打开另一扇门。黄蓓佳在文学上取得累累硕果。至于那册《在水边》，书中作品给秦文玉留下了深刻印象。《去年冬天在郊外》被认为黄蓓佳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，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爱情诗篇。秦文玉解读小说结尾恋人不能结婚的缘由，正是黄蓓佳《雨巷》中尝试表达那个特殊时期人与人之间的“疏离感、隔膜感、惆怅感、失落感”。《终曲》作为黄蓓佳第一个中篇小说，也受到秦文玉赞誉：表现了某种“哀而不伤、喜而不厌”的古典美学追求。

我向黄蓓佳请益，《终曲》两位女主角是否真有其人？她坦言早年撰写的小说，情节人物早已忘却。这也难怪，此书出版四十年了。我请她为书题字，她爽快提笔于内页插图上写下：“水边再相见，整整四十年，黄蓓佳，2024.5.16。”约四十年来，她兴许忘记书中所写，不过一直铭记着秦文玉的情谊与支持。

张学良将来不能成为俞曲园云云。全录如下：

题“张毅庵读书欲”后  
丹翁  
毅庵有书欲，数万卷藏读，炯炯着妙语，谓比俞曲园。

虽然所著书，比曲园不足，然功业胜命，金石堪纪录。

况少年可畏，焉知弗能逐，文库富万有，收取旧天禄。

大力印传世，事非公莫属，商务印书馆，承乏利可卜。

毅庵小行楷，不惜与尺牍，铤版十二行，胜赋刻玉。

昨登上画，墨宝喜寓目，此诗当息壤，文武两相祝。

诗里还进一步敷衍了一下《万有文库》的出版和张毅庵（张学良）的手札，以及刊登在《上海画报》上的情况，此不赘及。

张学良买了一套《万有文库》，在北平以及东三省（北京当时的名称）具有标杆作用，对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》的推销发行，是一大利好。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，《万有文库》在北方的销售，也曾火爆一时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在王云五主持下出版的这套《万有文库》，后世评价并不高，绝大多数选题是以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老书，这次换个面目重新出版，所谓整合资源，再利用而已。

地停留于清代前期以“扬州八怪”为代表的真正体现个体笔墨趣味的画家作品。

作为扬州画派中重要一支的“扬州八怪”，这一称谓竟源于何时，历来说法不一。查阅多种资料后可基本得出结论，最先提出“扬州八怪”说法的是晚清画家汪鋆（1816—1886），他于光绪九年（1883）纂成《扬州画苑录》一书，书中首次出现“扬州八怪”一词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乃清代康雍乾年间活跃于扬州一带的八位书画家的总称，至于是哪八位，没有定论，我比较相信李玉棻《函钵罗室书画过目考》的说法：郑燮、金农、汪士慎、黄慎、李鱣、李方膺、罗聘、高翔。根据其他一些说法，被称为“扬州八怪”的书画家还有好几位，陈撰、华岳、高凤翰、边寿民、李蕊、杨法、闵贞都曾入围，加上前面八位共有十五人，这些人大多出身寒微却耿介孤傲，常寄情笔墨，借书画直抒胸臆，很好地借鉴和继承徐渭、朱耷（八大山人）、原济（石涛）等人的精品力作并有所创新，取得的艺术成就就不容小觑。

与汪鋆同为江苏仪征人的李斗（1749—1817）写过一本《扬州画舫录》，名气远超《扬州画苑录》。书中虽没有“扬州八怪”的专门提法，但关于这八位画家的资料散见于各卷，其中对郑燮（板桥）和金农（冬心）二人着墨较多，并在多处出现，显示出较大的关注度。其中不少独到的纪实和见解不见于他书，因而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。

另外，我想“八怪”并不一定是确指八个人，这个“八”也可能是约数；至于“怪”，后人臆断为性格怪异，其实是指他们的画风另辟蹊径，在传统眼光的人看来，当然就显得“怪”了。

## 夜读撷言

“扬州八怪”考略

翻阅《中国绘画史图录》，我的目光较多

## 新书架



《第一次遇见马可·波罗》  
马晓林 上海书店出版社

开始于1271年的中国之行，是马可·波罗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。他以其不凡的旅程和深刻的洞察，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璀璨星辰。他的足迹踏遍东方丝绸之路，将中国的灿烂文明带回欧洲，为西方世界扫除地图上的东方迷雾。同时，他将西方的文化与知识传播至东方，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。



《电影，我略知一二》  
贾樟柯 上海三联书店

贾樟柯以百部经典影片为案例，从电影观念谈起，谈及的主题包括但不限于：为什么要用长镜头？什么是电影的运动基因？怎么理解创新和反叛？什么是作者电影？场面调度怎么做？纪录片不是电影吗？电影是一种怎样的语言？为什么说表演是所有人的工作？等等。



《红楼碧看》  
王路 深圳出版社

本书着重探析《红楼梦》中的细节与人物。人物内心曲折的情感，因为过于隐微，不能直接反映到纸面上，但推究人物的一言一行，揣摩人物性格及其经历，能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。一些似乎有明确结论的问题，当你仔细地在文本中寻找蛛丝马迹，就可能发现隐藏在背后的另一种解读。



《寻找六边形》  
[美]施雅雅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基于在高店子的田野调查以及大量文献资料，施雅雅引入“中心地”“六边形模型”等概念，剖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变迁，提出了著名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，跳出行政区划的范围，为中国研究开拓了新局面。本书是施雅雅模式的理论起点和基础，至今仍是中国研究绕不开的经典之作。